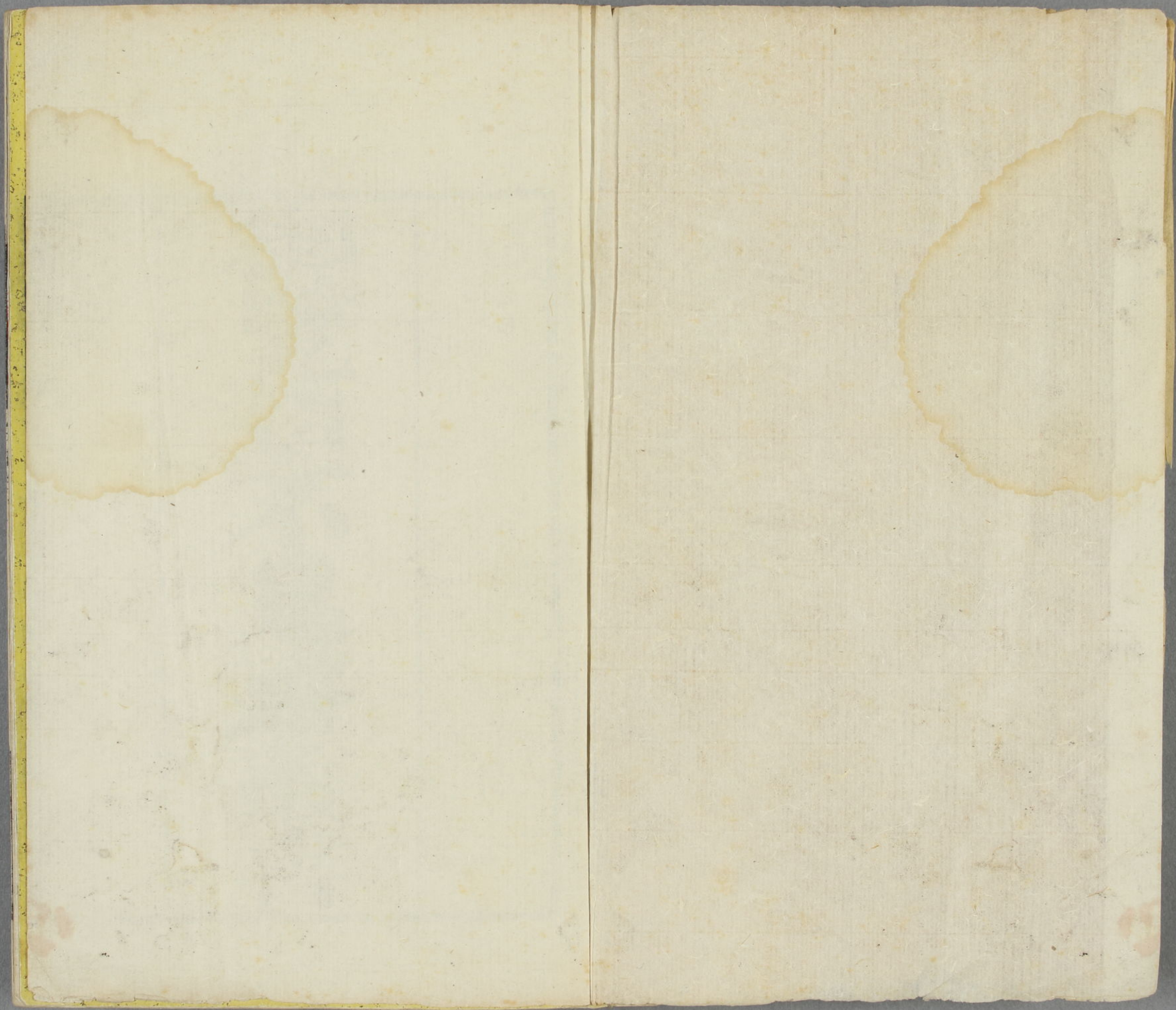


1 4  
1555  
1





御覽知不足齋叢書

1.4  
1555  
卷 1

光緒壬午嶺南芸林仙館印行

昭和  
月  
年  
購

1  
平

御題唐關史

題唐闕史

知不足齋奚不足渴於  
書籍是賢乎長編大部  
都度閣小說卮言亦入  
廚闕史兩篇傳摭拾晚

唐闕史

唐遺迹見規模彥休自  
號參寥子參得寥天一  
也無

乾隆甲午清和上澣御筆

闕史序

唐參寥子述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捧轂而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貞觀而後吮筆爲小說小錄稗史野史雜錄雜紀者多矣貞元大歷已前摭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尚者資談笑者垂訓誡者惜乎不書於方冊輒從而託之其雅登於太史氏者不復載錄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於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

必草于搗網歲月滋久所錄甚繁辱親朋所知謂近強  
記中和歲齊偷構逆翠華幸蜀搏虎未期鳴鸞在遠旅  
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  
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爲上  
下卷約以年代爲次討尋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  
之有菹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次

御覽關史卷上

丁約劍解

滎陽公清儉

郝尚書鼠妖

裴晉公大度

皇甫郎中補直附

吐突承璀地毛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滄州釣飛詔

周丞相對馭

李文公夜醮

路舍人友盧給事

李丞相特達

楊江西及第

崔相國請立太子

裴丞相古器

杜紫微牧湖州

許道敏同年



韋御史鑑怪

鄭相國題馬嵬詩

秦中子得先人書

齊將軍義犬

真陵開山

鄭侍郎判司勳檢

趙江陰政事

單進士辨字

李僕射方正

丁約劍解

大歷初韋行式為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  
聰敏溫克常耽翫道書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  
者執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嘗少惰子威頗私之一日

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轅門焉容自便丁  
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  
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尚縈俗閭耳有藥一  
粒願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  
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閭室  
終當弃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  
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亦復還壽後五十年近京  
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  
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

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師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譁詢其由曰劉悟執逆帥李師道下將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叢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約則已見矣微笑遙謂子威曰尚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載矣幸且相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則散繫於郵舍壁間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

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嘆子威之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既有相見之期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劍解火解水解惟劍解實繫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糞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耶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以進亦愧頷之子威又曰某得親朋書促合著鞭以爲明晨藁街寓目豈蛻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晝雨

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  
訖還館復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  
埃全起夜中雨果大澍遲明泥及斡詔改日行刑再宿  
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  
日方獻廟巡廡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飫僕飽馬詰旦往  
棘場候焉停午間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  
不辨寸步相失倅囚纔至丁已誌焉遙目子威笑領三  
囚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及之次丁囚躍  
出而南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言當之蜀脫衣

換觴與子威對飲云某自此遐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  
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  
滅

參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將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  
近代則無聞焉蓋羽化尸解脫畧生死之事所得何  
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與利善桎縛其身乎富與  
貴能膠餽其心乎噫內膠餽而外桎縛是以仙靈之  
風清真之氣無從而入也

滎陽公清儉

開卷一  
滎陽公尚書鄭澣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尹正圻南日  
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爾未嘗干  
謁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  
而公心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久矣  
思得承之一尉乃錦遊故鄉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  
譽重德爲時所歸或致書於郡守猶臂之使指也將脂  
轄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而爲餅者鄭孫舉去  
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耶僕常  
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返樸敦厚風俗是

獨憐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艱難於稼穡柰何囂浮有甚  
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弃餅表鄭孫錯  
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弃遂揖歸賓闈贈以束  
帛斥歸鄉里

參寥子曰傳不云乎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公所  
執如此宜乎子孫昌衍光輔累朝矣

郗尚書鼠妖

許下郗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忠  
以奉上政化之美載在冊書一日夙興將出視事束帶

已畢左手引轄未及陷足忽有巨鼠過庭北向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畧無憚意因擲靴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墮於轄中珠目錦身長筴細螫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臃指潰足之患矣

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常為災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晉公大度

皇甫郎中編直附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為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允之值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

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為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為畱守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誅其無玉石俱焚者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祕監白樂天請為刻珉之詞公與樂天俱興平年傳法堂師弟子值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于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

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靡不股慄公婉詞敬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為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正郎頰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謔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瞪舌澀不能分其句讀畢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寶車名馬繒彩器翫約千餘緡置書命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擲書於地叱

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會與顧況為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已上實錄正郎語故不文小校既恐且怒躍馬而歸公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嚙其肉公聞之笑曰真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愚幼年嘗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有二後逢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為愚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正郎領受之無媿色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為蜂螫手指因

關氏卷上  
大躁急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碓杵曰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呼杖不及則擒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訐之性率此類也

參寥子曰禰衡恃才名傲黃祖而死正郎以直氣詆晉公而生尊賢容衆之風山高水深之量較之古今懸雜鳳矣至於皇甫正郎螯指而涑衆巢信乎拔劍逐蠅之說

### 吐突承瓘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恥呼本字南省官局則曰版圖小績春闈秋曹北省官位則曰紫微貂蟬側坡夕拜未嘗正名其名豈宜父之本意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方承恩顧及將敗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瓘嘗華一室紅梁粉壁爲謹詔敕藏機務之所一日晨啟其戶則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瓘大惡之且恐事泄乃躬執箕箒芟除以瘞雖防口甚固而疊疊有知者承瓘尤不欲達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姑爲我微

行省闈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甥稟教斂躬而往至  
省寺卽詞詰守衛輒不許進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  
貢院迴笑相謂曰東廣坤毳可以爲異矣甥馳告曰醋  
大知之久矣中官謂南班無貴賤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謂左軍爲  
東廣地毛爲坤毳矣承瓘笑曰其可那何或令專局北  
司則飛龍莊宅內園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瓘  
以托附澧王潛圖不軌籍沒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丞相河南公妻晉國夫人京兆

原缺二字趙本及金本俱旁注蕙相

二字義不可解按康熙字典亦無蕙字

才辨強明資質瓌秀嘗登樓軸簾

俯瞰阡陌軒車簪紱經過樓下倚蓋擿馬若不自安而  
晉國治應首恃無羞避色一日命婦朝覲皇太后仗鼓  
纔下晉國出宅將升步輦執燭者雙前步引晉國怒不  
乘馬傍有中書緋衣吏二人方請事於丞相門晉國謂  
曰第持炬前導緋衣吏辭以前無規晉國曰且使有之  
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則以自我而始吏逡巡  
不得免乃捧火登騎自是宰相妻出得以中書朱紱吏  
爲騶導



滄州鈞飛詔

太和末司空隴西公之鎮橫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詔北渡于時寒氣方隆河冰層合以詔北渡公急擊冰令截舟中流水勝舟覆舟人盡溺詔書隨汲守者以狀聞水工大恐失脚掉地走東西階乃連使飛令鞭策相沓以必復爲命守吏持衆擊冰抉詔搜索六日竟不得渾河奔湍崩騰東走度其泛去不啻千萬里也水工又謂津吏曰王命莫大爾吏不敬俾有斯溺且不得詔吏無大小一死之吏輩得令大恐於

是相與言曰吾帥信于用刑今不得詔吾百族之血當殷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陰隲遽敢沒天子之書而忍嫁禍於吾輩哉請帥禱祭冀凭臍蠻而有以復也水工乃命具蠲潔版詞而祝之詞卒酒漑劃然有聲若飛靈橫霆地動水響倏而視之則河冰中斷二十餘丈間濶三四步沈絲一鈞隨鈎而出第印微溼封角不敗

議者曰黃河流激大冰旣合而布封一尺輕止半升長水之下六日之久復與一縷相遇斯蓋水神河伯以芝泥緘蛟魚輩推鱗翼總而歸之時有從事掾

宋藩爲記甚備然多歸美於水工議者以此薄之

周丞相對敷

文宗皇帝自改元開成後嘗鬱鬱不樂駕幸兩軍毬獵宴會十減六七寵錫之命左解於右蓋上意有所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風痺稍間延英初對宰臣時以藥餌初平台座畧奏事後諸司及待制官並不召對蓋慮宸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後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衛者屏息不敢進上徐謂曰今日直翰林者爲誰學士院使奏曰中書舍人周墀上曰試命名來汝南公

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賜酒三器問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階再拜而稱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堯之聖虞舜之明殷湯之仁夏禹之儉上曰卿愛君之志不得不然朕不敢追踪堯舜禹湯之明所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爾汝南公震懼惶駭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誕敷文教銷偃武功蠻貊懷柔車書順軌臣竊謂義昊軒頊纔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曾不足比數豈可以赧獻亡國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願陛下無執僞謙之小

節以為社稷之大幸也則天下幸甚生靈受福非獨臣之願也上又曰朕自以為不及也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臣固以為不及也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隕越於前不復進諫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爾不復視朝以至厭代

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翽自文昌宮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頗中一郡肅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謁

禮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聲謂曰仲尼大聖也尚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耶生日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致鬼神見乎且公骨肉間朝夕當有違病沈困者寔安鳩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漬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將痛鞭其背夫人背直果噓食昏瞑百刻不糝徧召醫藥會無少瘳愛女數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且歸罪於公之極桎李生也公以佞儷義重息亂情牽不得已解縲綬而祈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禱之

某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誠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敬受教卽自草詞祝潔手書之性褊札寫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燭地更深疲於毫研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旣逾時刻遂併符以焚聞呻吟頓減闔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可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畧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向寫數本悉以塗改不忍自欺就焚之書頗爲精謹老夫未嘗忘也生日譚何容易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日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報避席

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從病亦漸間

### 路舍人友盧給事

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宏正性相異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臥有制詔則就宅草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秦吳所尚而瑱箎其友一日雪滿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寓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擎手卷膝琴篝火於爐酌杯於机忽聞

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華煥意氣軒昂  
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  
拜日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台庭以圖外任紫微貌  
慘曰駕肩權門所不忍視且有夙分徒勞汝形臘營一  
壺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  
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潔勻越中二飲器我與  
給事公儷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  
且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滄矣時人聞之  
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達各盡其性

### 李丞相特達

丞相隴西公之秉鈞衡也以特達自負魚服民間時嘗  
旅遊覃懷寓王氏別墅志其王氏先世薄宦子孫以力  
稼自贍殺雞炊黍以備日餉汧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  
氏子齋逾限官 來謁蹇驢村僕不得與鳴珂武衛者  
較進則隱於執金撻坎舍伺板輿出拜於道左汧相久  
之方省曰故人也遂芻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寺評  
事且赧吉鈿軸于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獄寺有新涖官  
者必寺寮舊委微此則在朝五品以上清資官爲識蓋

國家慎刑讞也王氏子罷耕客長安寺官既不友其僚  
朝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涖復謁相門機務方繁積於  
外無官爲道其姓氏者既不果謁候坎舍如前步輦始  
過則鳧趨以進具道前事相君問曰有狀乎對曰無又  
曰有紙乎亦曰無襟袖何貯則遽探軸以進丞相昇中  
嘗置毫硯遂擁百騎批綾紙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  
平章事李回識仍語廷評曰寄謝棘寺諸曹長此亦五  
品以上清資朝官也時議許以特達稱

楊江西及第

祭酒楊尚書敬之任江西觀察使載江西應科時成均  
長年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  
數寓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辨旣  
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  
譽時搜訪草澤方急色目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聞  
人未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  
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於逆旅舍  
有秣馬伺僕如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偵所自曰  
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啟也安

有既夢於彼復遇于此哉亟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  
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秀次與之語詞氣安詳  
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曰  
不然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與之同處楊公  
朝廷舊德爲文有凌轢韓柳意尤自得者華山賦五千  
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況華之高曰醯雞之往來周東  
西矣蜂蝎之聯聯阿房成矣見若繭栗祖  
龍藏矣小星奕奕咸陽焚矣是後大稱濮陽藝學于公  
故杜司空李太尉常所誦念  
卿間人情翕然謂升第必矣試期有日因食麪之寒者  
一夕腹鼓而卒楊公惋痛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

爲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  
不可保及第甲乙則江西中選而同年無氏濮陽者固  
不可論之夏首將闕送于天官氏時相有言前輩重族  
望輕官職今則不然竹林七賢曰陳畱阮籍沛國劉伶  
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榜因以望題題  
畢楊公閒步塔下仰視之則曰宏農楊載濮陽吳當恍  
然如夢中所覩

崔相國請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莊嚴宏厚清雅公忠善諉後來有佐時

許國之志時以藝學進者一參講席如登龍門初詔以  
繡衣自洛朝覲訪別承國寺僧神照照亦近歲名僧無  
出其右者謂曰弟子忝官西上師有何言贈別僧笑曰  
大哉臨別之間公避席以請則曰惡事不爲賢人也善  
事不爲聖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下公器也與衆  
共之無或獨擅無或多取獨擅多取禍生其中矣孔孟  
其猶病諸言旣而別崔公不論祥鸞威鳳遊於青雲爰  
立作相時宣宗景化維新求理方切將擅相印洽人望  
者十稔不易崔公春秋鼎盛譽望雲高朝野人情謂可

以繼汾陽王二十四考矣一日備顧問于便殿宰臣齊  
進上曰朕以時和歲豐萬方無事欲御樓肆赦以答天  
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樓所費至多宣下須有名  
目次則頻行赦宥實啟倖門今邊戍衣賜未充臣不敢  
草草商議俟至中書名有司計度續具申奏上不悅曰  
遣朕何處求御樓名目太保奏曰臣聞太子是天下之  
本實繫萬國之心七鬯是司國朝盛典陛下倘行大禮  
則豈惟肆赦兼可郊天時上方餌金石藥求長生之術  
遂致躁渴不康內外無人知者疑忌方切惡聆斯言俛



首久之不復顧問後旬日罷知政事時同列惡其太勁  
有以飛語巧中者所賴自居台席人情攸歸上亦素知  
其名不能動搖不爾則憂在意表老僧贈別于斯驗焉

###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東公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宰字於  
曲阜者耕人墾田得古鐵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痺足  
規口矩耳朴厚古醜蠹蝕於土壤者既洗滌之復磨礱  
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兗州有  
書生姓魯善八體書子男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

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  
會於葵邱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  
乃輦致於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時物得以爲古矣  
寶之猶鍾珉郤鼎也視草之暇輒引親枝之分深者觀  
之以是京輦聲爲至寶公後以小宗伯掌文學柄得士  
之後生徒有以盜寶爲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生器  
出于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贊獨劉舍人蛻以爲非當  
時之物乃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有說乎紫微曰某  
幼專邱明之書齊侯小白諡曰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

霸蔡邱之會是第八盟齊桓公魯莊公九年即位十六年會於幽二十七年又會於幽僖公三年會于陽穀四年會諸侯侵蔡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八年會洮九年會蔡邱十五年會牡邱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後反虞既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諡則蔡邱之會實在生前不得以諡稱之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恍然始悟立命擊碎然後舉爵盡歡而罷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後時譽益清物議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裁之能聞吳興郡有

長眉纖腰有類神仙者罷宛陵從事專往觀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洪飲晚觀官妓曰善則善矣未稱所傳也覽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將離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彩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愚無恨焉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誇尚得人縱觀兩岸如堵紫微則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將散俄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隣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綵舟欲與之語母幼惶懼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縠一

一  
匿為質婦人辭曰他人無狀恐為所累紫微曰不然余  
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筆於紙  
盟而後別紫微到京常意雪上厥後十四載出刺湖州  
之郡三日即命搜訪女適人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紫微  
召母及嫁者詰之其夫慮為所掠攜子而往紫微謂曰  
且納我賄何食前言母即出雷翰以示之復白曰待十  
年不至而後嫁之三載有子二人紫微熟視舊札俛首  
逾刻曰其詞也直因贈詩以導其志詩曰自是尋春去  
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樹成陰子

滿枝翌日遍聞於好事者

許道敏同年

貢士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  
泄事於貢院謁於相門丞相大稱其文學精臻宜在公  
選主文加簡揖額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厲以須屈指  
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  
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為僮贊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  
章搖珮高談極歡而罷居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  
他郡人情恐駭主文不敢第於甲乙爾後晦昧坎壈不

復聞達繼丁家故垂二十載至柘國小兵部知舉年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侍郎讀一舉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僮導外郎鵲橋之夕牛夫人所出也差之毫釐何啻千里

韋御史鐙怪

故山北從事韋某殿中嘗話幼年尚在庠序甫書雲節逮夜自學舍捧書以歸及堂寢闐其無人獨狹室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窺之則鐙長數尺久而復低如是者三匹潞豸大恐奔出於門方見其家悉於宇下營時奠之

具潞豸神色慘慄且告之故卽衆訾之以爲稚子妄語也俄頃偕入其主庖青衣就鐙歲事仍貯嬰孩於懷抱間嬰湧身須食因悞墜於鐙中沸油浪湧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長幼奔救或沃以水燄則益熾蓋膏水相反也乃雜擲巽錕茵毯之類久之方滅滅後視嬰已焦熟矣闔室驚怖爲之罷節廢奠青衣亦以心悸而終

鄭相國題馬嵬詩

馬嵬佛寺楊貴妃縊所邇後才士文人經過賦詠以導幽怨者不可勝紀莫不以翠翹香鈿委於塵土紅濼碧

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清而無逃此意獨丞相滎陽公  
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  
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後人觀者  
以爲眞輔相之句公之篇什可以糠粃顏謝答撻曹劉  
爲渭南縣尉日嘗有題緱山王子晉廟詩尤爲絕唱其  
中警策之句曰曉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楚妓紅絲瑟  
秦郎白管簫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句曲觴金洞天  
台嘯石橋霧垂鴉翅髮冰凍虎章腰議者以爲儻遇評  
於精鑒當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

秦中子得先人書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蓋先兢慎誠信四方賓賈  
慕之如歸歲獲美利藏錕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於戶  
者僕執以進少年啟書則滿紙加蠟昧墨斜翰爲其先  
考所遺者且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禍履校  
滅趾故先覺耳然吾已請於陰隲矣汝及朔旦宜齋躬  
潔服夕於春明門外逆旅仍備縑之隨齡者三十有五  
葉帕弢之候夜分則往灞水橫梁步及石岸見有黃其  
衣者乃置於前禮祝而進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卽挈縑

以歸善計家事急為竄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  
闔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捨棄他事彈冠振衣宵出  
青門之外儼若不寐恭候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  
橫梁怯于無覲至則果覩一物形質怪蓬頭黃衣交  
臂束膝負柱而坐俛首以寐少年載驚載喜捧素於前  
祈祝設拜無敢却顧急驅而迴返轅相慶以為幸免獨  
有僕之司馭者疑其不直曾未逾旬銅壺始漏復有擲  
書者廢阜立擒之乃鄰宇集庠序導青襟者啟其緘札  
蒲蠟昧札如上詞曰汝災甚大曩之壽帛禍源未塞宜

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富室少年列狀始末訴於縣  
官詰問伏罪遂寘枯木時故桂府李常侍叢製錦萬年  
訟牘數年前尚在往往為朝士取去

參寥子云巫蠱似是其孰能辯小則蒲紙大則桐人

### 齊將軍義犬

禁軍大校有瑛名而齊姓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  
假御史銜至於劇憲家蓋長犬四嘗畋迴廣中輒飼以  
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  
罄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勅僕伺其所往則地垣枯竇

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亦義者奇歎久之乃命篋牝而歸以敗茵席溫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感激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齊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彌加勤又更律瑄齊亦殂落犬嗥吠終夕呱呱不輟越月將襄事於邱隴則畱四葵以禦奸盜及懸窆之夕斯犬獨舉足踣土成坳俛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

參寥子曰噫被毳於蹄走而能爾有忠孝嗟夫

### 真陵開山

丞相夏侯公爲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選陵寢雖山形外正而蘊石中頑丞相銜命以豐價募丁匠開鑿皇堂彌月不就京府兩邑隸納鍛具聯車以載轍迹相望至則鑊醢以沃之且煎且鑿役百萬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暨石工告畢百步夷然於柏寢之上得折釵半股其長如掌銜於頑石間匠者挾取以獻夏侯公公以園陵甫及聖情哀慕寢而不奏上古已前寧無妝牖桑海陵谷其可謂誣

鄭侍郎判司勳檢

吏部鄭侍郎薰介潔方廉以端勁自許朝右畏憚咸通  
初有德音云官階至朝散大夫者許追榮先世及妻以  
邑封至正議大夫者用勳蔭子至光祿大夫者得袞服  
廟祭設棨戟一日內侍省牒言弓箭庫使正議大夫內  
謁者監某乙請少恩例用階蔭子吏部牒司勳刺檢云  
大歷中魚朝恩曾有是事鄭公怒吏判其後云正議大  
夫誠宜蔭子內謁者監不合有男有司具以此牒自是  
無敢復請者後以聚食百口困於朝俸白執政以外任  
爲請時宰以公清望耆德議假端揆出刺華州擬狀胥

中不出論者或以爲嘗失律於宛陵上意遲於再委分  
闔而僕射李公亦嘗不利於鏡水何三擁朱輪於蓮華  
峯下哉蓋以三峯且無戎機不侔藩府止類關輔丞郎  
耳今者恩命不行實以剛簡爲倖臣所忌

趙江陰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趙宏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  
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悉  
能以情僞辯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莊頃以豐歲而  
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



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齋本利以贖  
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  
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  
徵納緡之籍明日齋餘錕至遂爲西鄰不認矣且無保  
証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  
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  
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辨東鄰不勝其憤遠聆  
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  
政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隣則冤泣曰此地不得

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名前  
曰吾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焉敢厚誣趙曰誠如  
是言當爲寘法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壩曰有  
聚嘯而寇江者按驗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  
處名姓形狀俱以西鄰指言請械送至此先是鄰州條  
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西鄰  
自恃無跡未甚加懼至則旅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  
織自活何爲寇江囚則號呼與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  
舟楫趙又曰辨証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

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囚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算納到者紬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卽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爲諱東鄰所贖八百緡導引訴鄰令其偶值於是慚懼灰色祈死廳前趙令桎梏往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異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採此以廣聖朝循吏傳

### 單進士辨字

進士單長鳴者隨計求試於春官日袖狀訴吏云某姓單音爲筆引榜者易爲單音單誠姓氏之僻而援毫吏得以侮易之實貽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論久之方云方口尖口亦何異耶長鳴厲聲曰不然梯航所通聲化所暨文學之柄屬在明公明公倘以尖方口得以互書則台州吳兒乃呂州矣兒也主文者不能對詞場目爲

舉妖

李僕射方正

三峯端揆李公有居第在長安修行里有密鄰卽故日南陽相也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相君選妓數輩以宰府不可外館棟宇無便事者獨書閣東鄰乃李公穴舍也意欲吞之垂涎久矣且遲遲於發言忽一日謹致一函以爲必遂及覩覆札大失所望又踰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願以厚價購之或曰水竹別墅交質李公復不許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動

初意竟無迴命有王處士者知書善棋加之敏辨李公寅夕與之同處丞相密召以誠告之託其諷諭王生林捧其旨勇於展効然以李公褊直伺良便者良久之間公邁疾生獨侍前公謂曰筋衰骨弱風氣因得乘間而入所謂空穴來風枳枸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某心憂之果致微恙空院之來妖禽猶枳枸來巢矣且知齋器換緝未如嚮之以贍醫藥李公卞急揣知其意怒髮上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餒死鵬而死爾其死命也先人之敝廬不忍爲權貴優笑之地揮手而別

自是王生及門不復再接矣

御覽闕史卷上

御覽闕史卷下

鄭少尹及第

盧員外題青龍寺

崔起居題上馬圖

崔尚書雪冤獄

李可及戲三教

夢神醫病者

渤海僧通鳥獸言

御樓前一日雨

王居士神丹

辛尚書神力

賤買古畫馬

韋進士見亡妓

盧尚書莊墮雷公

泗州風狂尼

迎佛骨事

丞相蘭陵公晚遇

壽安山土棺

盧相國指揮鎮州事

太清宮玉石像

盧左丞赴陝郊詩

楊尚書補吏

薛氏子爲左道所悞

軍中生餽

虎食伊璠

藍田貢冰

東都焚寺

鄭少尹及第

世傳前定錄所載事類實繁其間亦有鄰委曲以成其  
驗者今復有前定卓異之說且非誕妄故附於此長安  
鼎甲之族有滎陽鄭氏嘗爲愚言其先相故河中少尹

諱復禮應進士舉十不中司選困厄且甚千福寺有  
僧宏道者人言晝則平居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  
八九拒之蒲亞不勝其蹇躓憤惋則擇日齋沐候焉頗  
容接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知茂才抱積薪之歎  
且久之不能隱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  
不可名也蒲亞拜請其期宏道曰唯君無期須四事相  
就然後遂志四缺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  
榜三榜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蒲  
亞愕眙不諭復再拜請語四事之目宏道持疑良久則

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矣其一須是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缺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蒲亞雖大疑其言然鬱鬱不樂以爲無復望也唯敬謝而退至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姓名於主文者蒲亞以其非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之二年新昌楊相國再司文柄蒲亞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遂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寶同年郭八郎名言揚蒲亞

奇歎且久因記於小書之抄私自謂曰宏道言三榜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於再乎其可至於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太和二年頗有籍籍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基周之恤爾後應太和九年九舉年年敗于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之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又附書於小書之抄三榜雖欠其一兩榜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時僧宏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駙馬都尉諱

顯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柳侍郎再司  
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  
名京三榜皆改元第二年主文再知舉第二人姓張同  
年有郭八郎陰隲驅駕須及於斯非兔楮可以盡述者  
爾後滎陽之弟姪就試如破竹之勢迎刃自解矣以其  
前定稍異故書

盧員外題青龍寺

盧駢員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龍精舍休於僧院  
氣淒慘如蓄甚憂者吁嗟往復于軒檻間僧問不對逮  
夜將整歸騎徘徊四顧促命毫硯題於南楣曰壽夭雖  
云命榮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劍何處更衝天題畢草草  
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詩至今在院僧逢人輒話  
其異

崔起居題上馬圖

崔雍起居譽望清舉尤嗜古書圖畫故鍾王韓展之跡  
萃於其家嘗寶太真上馬圖一軸以爲畫品之上咸通  
戊子歲授祿二千石於和州值龐勛構逆豐沛間賊鋒  
四掠歷陽歷郡古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將齎

羽檄午酒犒賊師且以全雉堞活黎庶爲請由是境亡  
剽掠之患雖矯爲款諭而密表自陳時宰有不協者因  
寘之以法士君子相弔後有得崔君所寶畫者軸杪題  
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徒嘆天命如何  
字雖真蹤不書時日識者云聞命之後無暇及此其預  
知耶復偶然耶

崔尚書雪冤獄

尚書博陵公碣任河南尹摘奸剔暴爲天下吏師先是  
有結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

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楫於彭門值龐勳構逆  
奔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胤之屬妻  
嘗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內四裔竟無得其影迹者或  
曰已戕于巨盜而帑其財賄矣洛城有楊乾夫者以善  
卜稱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熟於事且利其色  
思以計中之乃爲端著虔祝六位旣兆則曰所憂豈非  
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劫殺與身并矣  
妻號咷將去卽又勉之曰陽烏已晚幸擇良辰清旭更  
垂訪問當爲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振策布算宛得



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縗服髮髻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媿以爲誠言無巨細事一以托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災獨而積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夜則飛礮以懼之晝則聲寇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旣遂志乃悉籍所有雄據優產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洛渠北其明年徐州平天子下洗兵詔大愍就擒外脅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篆爲信縱歸田里可久髡髻返洛疥癢瘡

穢旬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所從輾轉飢寒循路號叫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爲揖認則訶詈詬辱僅以身免妻愕眙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勝其冤訴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皆厚賄以行取証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不能辯奸於是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校彊可久冤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祿未絕洛尹更任則銜血齋冤訴於新政新政亦不能辯其所鞫吏得以肆葶毒於簧言且曰以具獄訟舊政者有漢律在則又列蚤配

邑之遐者隸執重役可久雙背洒血而目枯焉時博陵公伊大燕居備聆始卒天啟良便再領三川獄吏屏息覆盆舉矣攬轡觀風化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仍赦吏掩乾夫一家并素鞫吏同桎其頸且命可久暗籍其家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鞫吏賄賂醜迹昭焉旣捶其脅復血其背然後擢髮折足同棄一坎收錄家產手授可久時離畢作沴鬻雲覆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達相慶有至出涕者沈冤積憤大亨暢於是日古之循吏孰能擬諸

李可及戲三教

優孟師曾見於史傳是知伶倫優笑其來尚矣其開元中黃幡綽元宗如一日不見則龍顏爲之不舒而幡綽往往能以倡戲匡諫者漆城蕩蕩寇不能上信斯人之流也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裏衣博帶攝齊以升崇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

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  
坐也上爲之啟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  
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  
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  
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許價者也向非婦人待  
嫁奚爲土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參寥子曰開成初文宗皇帝耽翫經典好古博雅嘗  
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有太常寺樂官尉遲璋

者善習古樂爲法曲簫磬琴瑟戛擊鏗拊咸得其妙  
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中書門下及諸司三品以  
上具常朝服班坐以聽句金奏相顧曰不知天上也  
瀛洲也因以曲名宣賜貢院充試進士賦題又命授  
尉遲璋官丞相榮陽鄭公覃擬王府率時有左拾遺  
竇洵直上疏以爲樂官受賞不如多予之金無令浼  
汚清秩榮陽公曰王府率是六品雜官君謂之清秩  
便授洵直可否時上方銳意納諫亦優容之今可及  
以不稽之詞非聖人之論狐媚於上遽授崇秩雖員

外環衛而名品稍過時非無諫官竟不能証引近例  
抗疏論列者吁

夢神醫病者

青龍寺西廡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毗沙門天王者不  
詳誰氏筆跡而精妙如動祈請輻輳傳有神異嘗有民  
居新昌里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其室甚富有  
妻且少視之燕末也母氏啜泣徧訪醫巫竟無能原其  
病狀一日自言欲從釋氏且不能跛倚其可髡首而緝  
體乎母徇其欲肩致繪壁之下厚施主僧眠食於寺廡

逾旬喜寐夢有人魁形鎧服嵌加於肩弓栲其臂持筋  
類鱸以食病者復若嚴悸促迫咀嚙堅韌不堪其憂所  
食麥丈遽然而覺編骨木強矣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  
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弧矢之六石者于門且示  
日能引其半者駢糧以賜之滿者倍斯民應募隨引而  
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

渤海僧通鳥獸言

公治長通鳥語介葛盧辨牛鳴著在格言固非妄矣咸  
通初有渤海僧薩多羅者寓於西明精舍云能通鳥獸

之言往往聞鳥鵲燕雀喧噪則說休咎及閭巷間事如目擊者佛圖澄之聽鈴語不是過也一日秋暑方炎與小朝客數人聯騎將納涼于城西別墅路遇牝豕引諸狔而行嗙嗙有聲一朝士戲曰此猪有語否對曰有之人自不能諭也又問曰所語何對曰巨豕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喫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諸朝士頗奇之因緩轡以偵果逾溝不沒過圈不奔直抵木陰臨乳諸子爾後貴臣宅互迎問之無少差忒後中官主禁旅者將籍名於軍寺葺僧不樂杖錫

出京不知所往

參寥子曰夷夏之言不通人獸之音固異撾而跨之可也殺而食之可也非禮非義勿欺於前

御樓前一日雨

咸通丙戌歲上以年和時豐思減徭免罪乃下詔以其冬御丹鳳樓申旨災肆赦之命有司擇用十月十日近歲以知星食祿者止能膠柱選日不剋風雨之候前一日百司蒞事向畢已時風雨暴作上仁惻及物不罪日官乃手香以祝及未而霽人心甚悅詔有司令市良土

以夷樓前坳潦之所時丞相李公蔚尹正神州於是嚴  
令兩邑召載土者以集事先是有以隻輪載土而鬻者  
每乘不逾三十錢至是幸時之急遂高其價逾倍方止  
兩邑官吏有司捕盜者專其事慮價不廉懼未敢發李  
公以義馭向晚閔事不集坐退朝別館市 遞院尹  
退朝即視事於  
其具桎梏鞭撲于前援毫以伺督責騎步旁午於道二  
縣僚不得已趨而前曰常鬻土者每輪十數及三今則  
幸其急驟加十至七願立斃其首以衄其價李公謂曰  
事非舒緩安以價為遂令每乘加錢至百二官吏奉命

大喜隻輪雲集至暮夷坳燥涸俱畢役夫樂其善價繼  
來不已金吾司候有佚背而回者詰旦上御樓宣赦百  
官畢集樂懸具舉兵仗羅列建雞免囚樓觀之下織埃  
不生聖顏甚悅後一日鬻土者詣府請直則復給五十  
錢

參寥子曰丞相得權變之道前時立斃之則事不集  
矣今日厚償之則倖門啟矣始加至百以餌其來終  
削之半以懲其蠹擒縱其術於是乎在此亦書事之  
瑣者嗟乎國家分列卿寺其位亞諸侯一級而挈壺

氏之司紆朱拖紫斂板泣事者不下五六百員皆月  
蠹厚祿曾昧仰瞻之妙不知天文之書皆市中卜祝  
小兒居義和梓慎之職其有幹局可稱者歲精一軸  
歷書而已嗚呼由是櫬槍所起彗孛所指星緯陵犯  
之度日月薄蝕之由君臣無得而察後之執政者不  
得不以此爲深慮

### 王居士神丹

有長樂王居士者老年鶴髮精彩不衰嘗持珠誦佛施  
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其中一日遊於終南山之

靈應臺臺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欂櫨悉已具  
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  
事居士許諾期旬日齋錫而至至京乃托千人曰有富  
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成終南山佛  
屋足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餘邁病甚  
危衆醫聚藥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干  
牋期干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矣今畱神丹不足多慮  
某先持此錐付所主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  
許之畱舟於小壺中齋緡而往涉旬無耗語女則物化

其家始營喪具居士仗策而迴乃詬罵囚拘將送於邑  
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僵絕久矣乃  
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湧烟于其間人不可邇中平  
一榻籍屍其上禡藥數粒雜置于頂鼻中又以銅器中  
貯溫水置于心上則謹尸與衆伺之及晚烟燼薰黔其  
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數粒滴于  
脣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無憂矣則以纖繡蒙其鼻溫  
水置于心及夕執燭以俟銅壺下漏數刻鼻繡微噓又  
數刻心水微濫則以前藥復滴於鼻須臾忽蘇黎明則

胎息續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畱藥而去或許  
再來竟不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所依從女適人有數  
子而卒

參寥子曰奇絕之藝和扁之術何代無之有實藝而  
無諂行者公卿之門不內賈生所以慟哭于時事愚  
知誼心

辛尚書神力

邕府辛讜尚書傳有神力嘗與故滑臺杜僕射爲酒上  
郡職時屬豐沛兵起浮磬維堞圍于賊鋒其不抵於偷



見之手者數板而已杜公將有包胥乞師之請于鄰封以劓壘方嚴募轅門勇士無敢應者獨讜請行岸列霜鋒河浮戰艦裸身宵度勝舟而濟獲告鄰部果解重圍賊鋒遂劔朝廷錄功累授刺史于曹州團練於泗州節度於邕州嘗言微時力田自粒三伏甚暑與鄰莊老農納涼于山之陰山上有巨牛怒鬪者哮吼爭力聲達數里鄰人慮其奔北退走則有蹂踐衝觸之患相謀備鈎索爲制拒之計辛曰衆力非及某能當之俄頃有牛果北而下獐蹄踏土兕角以奔辛則正立中達俟其欲至兩執其角牛不能前旁觀移時如不寘力牛怒滋甚退身數尺養力而衝如是三四劃然有聲流血滂沱角折牛仆其主乃屠肉聚食以酬壯觀則命持斲斧斷角堅不可刈辛復拉之應手而碎時讜侏儒瘠瘁如不勝衣至官崇體膂力亦隨減

賤買古畫馬

滎陽外郎蒼宰萬年日有荷校者以賊呼之言嘗給婦人而馬畫外郎奇之命取以視則古絲烟晦幅聯三四蠻扇裁標斑鬪軸之曰是畫也太尉李公所寶隙有

贊皇圖書篆焉人有以七萬購獻牢盆者得署涓渠橫  
梁槓船碎職因出妓於閭又落民間言是寇倖其不鑿  
于是卑價市之為妓主自他方歸所訴請以所虧價書  
罪外郎不能決時延平 工有水墨李處士以精別畫品  
遊公卿門召至辨之瞪目三歎云韓展之上品也黃沙  
之情已具丹筆之斷尚疑會有齋籍自禁軍來認者外  
郎以其異奸盜非願苛畱因并畫桎送後永亡其耗  
參寥子曰時也玉塞風清虜多漢冕長安馬肆以馴  
良駿逸稱者蹄不止三萬而數幅繪事反邀豐直且

復窈人於死此誠好古博雅君子之所尚然澆浮之  
風亦取笑於驪連栗陸之代

韋進士見亡妓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于潞顏色明秀  
尤善音律慧心巧思衆寡其倫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得  
本甚舛缺妓隨筆鉛正文理曉然以是韋頗惑之十六  
歸京兆二十一而彫落韋悲咽痛悼不能悅情茹蔬甚  
羸棄事而寐意其夢覩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  
得返魂之術韋嘗視妓妖蠱時則牽於相念促命見之

乃妙選良辰齋除堂室舒幃于壁穗香于鑪仍須一經  
身之衣以導其魂韋自喜自歎搜衣蓋篋皆換福於梵  
王家矣唯餘一裙之金縷者任曰事濟矣是日宜絕人  
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爲誠設燈炬於香前曰觀後燼寸  
卽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稟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  
澄明清露始垂任忽長嘯香裙在手面幃而招如是者  
三忽聞吁嗟之聲俄頃映幃微出禱服少選斜睇而立  
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拜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  
倏迴生忍淚揖坐無異平生或與之言可否以首鼎居

逾刻燭跋及期歛欲逼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旣  
絕而蘇髮髯衣香泛於坐側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  
情切因來奉救漚珠槿豔不必多懷韋欲酬之不顧而  
別韋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  
教布施剛畱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復備錄  
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沒

參寥子曰大凡人之情鮮不惑者淫聲豔色惑人之  
深者也是以夏姬滅陳西施破吳漢武文成之溺明  
皇馬嵬之惑大亦喪國小能亡軀由是老子目盲耳

韓之誠宜置于座右

盧尚書莊墮雷公

洛城建春門外有信安盧尚書莊竹樹亭臺芟荷洲島  
實爲勝境乾符乙未歲有鄉薦之士相與避暑坦率于  
西亭釣罷弈棋之際陰雲暴興雷霆擊空食頃大雨未  
可整歸騎第臨軒觀霖澤之勢忽有一物墮于簷下羶  
泮其狀而崇角奢足隨隕偃于弈榻之前如傷困者衆  
咸驚異相與環觀危軒跨池少頃則洄轉於水中矣柔  
毛雨漬印于碧砌積久不滅相與逼視餘腥薄人命僕

搜池竟不復得

泗州風狂尼

丞相隴西公蔚建大旆于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有  
泗州狀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將祈禮者睚盱顧視  
女病風狂云後二年國有更變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  
位循廊喧叫聚人甚多不跡其來釋徒大恐正欲拘縻  
之際則齊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墮傷狂痛  
昏迷詰問不獲丞相立命火焚其狀仍牒州杖殺之至  
十四年果懿皇晏駕今上卽位是爲普王

迎佛骨事

咸通癸巳歲有詔迎佛骨於岐下先是元和末憲宗命取到京時韓吏部上疏極諫以爲遠近農商棄業奔走如不及至有火其頂者刃其臂者當時佛骨之盛已知此至是又加甚不啻百千倍焉有僧自京一步一禮至鳳翔法門寺及到京則傾城迎請幡幢珂傘香車寶馬闐咽衢路天子御安福樓降萬乘之尊親爲設禮兆衆涕淚感動左右竭家產斷肌骨以表誠志者不可勝紀皆言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尚此敬信吾輩何所恡

哉此乃上之風行下則草偃固其宜也然有鶴盤其上牛跪于下又何情哉明年懿宗升遐今上卽位詔歸本寺肩舁陌上粗備香焚去歲徒衆萬無一來循路見者頂別而已人情寒暑旣已牢落丹頂瑩蹄亦不復至所異者桃林之獸青田之禽豈能時其盛衰改柯易葉浮沈于世態耶

丞相蘭陵公晚遇

丞相蘭陵崔公清譽儉德時所推服嘗統戎於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以是夷估輻輳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

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今上誕聖於壬午龍  
飛於癸巳皇算十有二歲矣思命者德佐佑大化乃自  
奉常卿起公爲上相公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汲  
引賢哲導暢皇慈儉德旣彰澆風少革及薨於位上再  
興不然遺之歎而廢常朝者三日冊贈之禮有加美焉  
議者曰高位厚祿苟有其分陰靈必助其壽考不然者  
安有過懸車之歲而命相之主始生世傳太公晚達七  
十而遇文王今又逾釣渭之年一紀乃知榮辱之分豈  
偶然哉

參寥子曰道則由己命則在天君子行由己之道委  
在天之命達則爲稷禹爲蛟龍爲雲雨窮則爲孔孟  
爲禽魚爲游泳何往而不適哉弄怒濤者鮮不溺死  
戲竿杪者或多墮傷急驅必猛顛造榮亦驟辱士有  
尤人而躁進者非君子也

壽安山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符中因而圯半壁銜土棺  
棺下有木橫互之木見風揉而成塵土形尚固邑令滌  
之泥汨於水粉膩而蠟黃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徵近代

無以土爲周身之器者戴記云夏后氏用卽周殷人以棺周人以槨鄭元註曰卽周以土爲之也豈錫元圭之世窆耶莫究其年代是非矣

盧相國指揮鎮州事

丞相范陽公攜清苦律身剝斷無滯代天理物必先鶉衣穀食遐陬遠裔以是四方之譽翕然歸之乾符丁酉歲因與同列廷諍機務詞氣相高朝廷兩解之偕授賓翼儲闈分秩洛汭河朔三鎮屢貢表詞且以棄瑕擢用爲請先是常山帥王景崇者年十有八襲繼父位朝廷

常姑息之時每律瑄三周則各隆品爵仍與幽魏並制幽魏繼有更變景崇時獨得軍情以是爵位相懸鎮至劇品景崇時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常山郡王食邑五千戶實食襲三百戶窮極勳賞無以加焉而幽魏官秩尚卑以鎮州故未行冊命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澤懷撫方伯青徐之野尚聚萑蒲餉輓方繁兵力且困乃上表其畧曰臣當道與盧龍魏博往列三載考績咸蒙寵榮今者以臣官位稍崇而兩鎮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史檢校工部尚書景儒自委郡符亟聞美政誠慚內舉堪

委外藩請迴臣官榮授景儒一鎮意圖易定時內臣秉  
權者固欲與之一日樞密使出至中書奉宣與宰臣商  
量鎮州事乃曰相公爲國擇帥嘗難其人今或能教戰  
撫民襲守政化卽良將也何必拒常山之請耶況某知  
景儒恪居官次若別選用未必及之適奉聖旨便委中  
山以收後效諸相無言獨崔公沆曰開府固昧遠大之  
計矣國朝自蒯胡作亂于今三道止類國賓嘗貽宗社  
之羞未雪神人之憤今者徇其苟得又授景儒一失其  
機噬臍無及始則入充貢賦終爾漸紊彝章疆界接連

旣以與之復欲取之未知其可也景儒旣卒必以軍意  
請立子孫僕未議加兵卽立須降節然後魏博豈無骨  
肉必俯瞰洛城顯然盧龍坐邀青社開府此際何術枝  
梧二內臣呿頤結舌者久之且曰適奉聖旨遣與相公  
商量所仗者願謨非敢參以末議崔公遂草詔意進曰  
卿世襲忠貞材兼文武旣竭事君之節必先體國之誠  
卿弟冀州刺史景儒英衛齊勳冀黃讓政至于擢用自  
貯素心但以患在不均理須經久易定旣爲恩賞幽魏  
何以酬勞輟食再思難允誠請臨軒注想宜悉朕懷望



開史卷下  
付翰林如此賜詔詔書再往勤請愈堅表云願得手足之榮共竭股肱之效聖上爲之旰食乃詔范陽公以兵部尚書入覲到京旬日拜特進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三鎮有表賀宰相得其人時公以步塞未任衙謝上因命中書官就宅問計對曰臣待罪台司五環星歲前後三鎮以甘言佞臣美貺餽臣臣皆拒而不納或所論奏不違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召奉使小將顯皇恩且誠曰事出此口言歸彼耳可否而定不自外來無爲貽妄于其間也前日驛書已告爾帥矣宜以覆族爲慮

以是知臣一心事主必合信臣臣請與書諭以是升禍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進書草盧公才辨詞藻尤工於指諭事理上覽書色動命中使送春服象只者齋往及回表云黃州刺史景儒自聆擢用黎庶偃轅令望加官勤留當道且言臣濫分茅土會之內勞位冠三台宮崇一品方思讓爵不敢貪榮幽魏加官請循往例上大悅

太清宮玉石像

明皇朝崇尚元元聖主之教故以道舉八仕者歲歲有

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爲三元朝醮之會長  
安重建太清宮琢玉石爲元元皇帝真像雕鐫之麗不  
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袞冕次又以玉石雕成元  
宗肅宗二聖真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  
甫陳希烈於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爲言者曰陳李  
二相陰狡險詐常欲動搖東宮將有不利於先帝者數  
四賴元宗英明社稷垂祐不爾則宗廟有綴旒之危奈  
何以玉琢二臣列于清敬之地比扁舟五湖之人鑄金  
肖形之像也尋詔除去瘞於殿陰爾後人無知者至廣

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爲太清宮使因命葺修頽廢之  
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滌去泥壤則簪裾端簡如龍之  
像工人不知其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之則林甫官  
銜銘于其背丞相公忠褊直者大以爲不可因具奏其  
事且曰林甫險巧罪迹不宜獲保首領請輦送京兆府  
擊碎之議者以爲李林甫陳希烈輔佐明皇驕奢貪狠  
而又益憎蓄怨搖動儲君信是一亂臣賊子也然禮經  
云刑不上大夫而況琢石之像且異戮屍之責况朝服  
簪裾而碎于府門君子謂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傳

丞相奏章云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寵異之命冠于人臣臬鏡之心勃於君上懷已輦送京兆府集衆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搜擒夕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掩笑輦碎林甫搜尋希烈之事則實有之至于徒伴擒獲之語斯又妄也

盧左丞赴陝郊詩

盧左丞渥冠裳之盛近代無出其右者伯仲四人咸居清顯乾符初服喪紀于洛下先終制渥自前中書舍人

拜陝郊觀察使又旬日其弟紹自前長安縣令除給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賢校理授左拾遺又旬日弟沼自前畿尉遷監察御史鳴珂珮玉紆朱拖紫照耀街巷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保釐尹正已下更設祖筵以鮮華相尚分秩故相及朝客惡日兩邑縣官卑秩麻衣傾都出郭洛城爲之一空食器酒具羅列道路盛於清明簪潔松檟之日填咽臨都驛前後十五里車馬不絕左轄始捨轡居首筵則爲川尹邀去乃大合樂於舊相之座而諸朝容已攜酒饌出城者散于田野選勝

同治卷一  
聚飲歌樂四起飄飄然若澧州上巳會稽禊事也無貴  
無賤及暮醉歸有白髯驛吏聲指曰某白擁篲清郵五  
十載未嘗覩祖送之盛有如此者左轄有詩題在嘉祥  
驛云交親榮餞洛城空秉鉞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  
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靜谷聲偏響旆映晴山色  
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此詩爲牌子  
後爲易定帥王處存碎之

楊尚書補吏

青州楊尚書損觀風陝郊日政令頗肅郡人戎校缺必

採于輿論而升陟之縷及細胥賤卒率用斯道以是涖  
政累載無積薪歎燥請托之源一日使院有專兵籍者  
闕局司頗重選置惟難有吏兩人衆推合授較其歲月  
職次功績違犯無少差異者從事掾不能決請裁於長  
長或臆斷誰曰無私楊公俛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謂  
曰爲吏之最孰先于書算耶姑聽吾言有夕道於叢林  
間者聆羣跽評竊賄之數且曰人六匹則長仗五匹人  
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復幾匹顧主視小吏著於紙  
令俯階籌之且曰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

長闕儕類則貽伏而退以其類亥二首六身之說故書

薛氏子爲左道所悞

有河東薛氏子二野居伊闕茂林修竹面水背山力日藏書皆務修進先世巫典大郡薄畱伏臘婚嫁之資一日木陰初成清和戒候偶有擊扉者啟而視之則星冠霞帔之士也草屨霜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盃漿二子則延入賓位雅談輿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因願少駐二子則畱連之坐久復曰捨此東南百步而近有五松虬偃在疆內者

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黃金百斤

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

張翼洛之分野

某尋之久矣豐

獄卽其地三品可以分贍親屬之甚困者唯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効斬魔之術二薛大驚左道曰家童暨役客輩悉命具畚鍤之類俟擇日發土須臾可以目驗矣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不復能追令俟良宵翦方爲墀法步水喫之不能遁也且誠僮僕無得泄者又問結壇所須則曰須徽纆二百尺

赤黑索也隨方緡綵

縑素甚夥暨机案爐香茵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財矣假

以爲法不毫觸耳所費者祭饌十座醑茗隨之器以中  
金者爲首二子則竭產以經營其所缺者貸於親友又  
言某善點化術以是糞睨金玉常以濟人危急爲務今  
有橐裝寓太微宮欲以奉寄二子許諾乃召人負荷而  
至囊笈四所重不可勝緘鑄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  
因大施法具于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第封門  
而俟且誠無得窺隙某當效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或  
爲人窺則福移禍至俟行法畢當舉燧以呼炬與可與  
僮役偕來矣俟扶桑未燭聚力以發冀得靜觀至寶也

二子敬依此教嚴戒輿阜無得妄行自夜分危坐係望  
燭光杳不見舉伺久則雞晨樹杪矣二子慮太陽東上  
覽于行人不得已闢戶遐偵之默無影響步於松下則  
擲盃覆器似數輩縱食于其間者爐香机案傾側左右  
繒絲器皿悉已攜去輪蹄印跡錯於短牆疑用檄纏縈  
固以遁因發四篋瓦礫實中自是家產甚困失信於人  
驚愕憂慚默不敢訴而駭談非論夕徧京洛

參寥子曰非一之福焉可苟得左道之事其足信乎

軍中生餽

寇陷鍾陵毒通歲詔會諸侯之師討之未格苗間統兵者帶繞於賊堞王人督軍日月而至宴犒迎餞旬日無虛時先是自九江至於敷淺原寶視肥羜及大軍加境暢飲薦羞不常厥味貓脾鼠肝亦登于俎是以二物也猶傲價于霧市逾月復罄一日上命內臣之貴顯者慰撫于柳營有軍帥置生餼於皇華發函伸幅以肉脚冠其首皇華喜為珍貺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瞿之字也則命啟器乃刑剛一足屈於櫝中縑初麻屨亦不削去皇華大噉終日不食

參寥子曰鉤爪鋸牙食人之肉者豺狼也以豺狼戮梟獍孰能分善惡於毫釐之間哉

### 虎食伊璠

巢偷汚踞官闕與安朱之亂不侔其間尤異者各為好事傳記冠裳農賈挈妻孥潛跡而出者不可勝記至有積月陷寇終日逃避竟不覩賊鋒者獨前涇陽令伊璠為戎所得屢脫命於刃下其後血屬相失村服晦行及藍關為猛獸搏而食之禍患之來其可苟免

### 藍田貢冰

藍田縣歲貢冰常在冬杪有臘候尚怒藍水不冰則主  
吏宣命以祭一夕而成冰形似今承柱之礎方尺數之  
厚三寸數之十及鑄額求中矩者亦艱難以具美至於  
清虛明潔如椎驪頤而割蚌腹也或有粟砂線葉黏干  
其中則命鑄取以躍湯補之湯澄藍水沸於中金器赫  
天不輟以俟其用或沃以冷則凍斂不固尋復脫去用  
火泉填之乃水紋絲散交涯如織磨礪以平他邑亦貢  
其數甚寡且非上品不及藍冰也中和辛丑翠華在蜀  
優詔以雲棧巖險罷貢洞庭丹實是年木奴之屬既醯

且瘠有雞林僧亦言本國瀕海島上其水多鹵或有如  
劉蘂投其中者唯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醒  
彼國或一歲息於朝貢則淮水爲之不至且多羣疫水  
旱作厲與冰橘之說符

### 東都焚寺

東都聖善寺締構甲於天下愚曾看修寺記云殿基掘  
地及泉以蜃灰和香土錯實之所以備傾墊也乾符初  
嘗有估客溼願帚除殿屋之表工徒集金三十萬以埏  
埴壘春峻十有三尺每瓦邱鐵貫之具率以木者神功



異績不可殫記咸此類也巢賊陷洛之前年寺僧見東  
鴟鳴吻上有青碧霏烟徑衝天漢如筒如幢其圍合抱  
是日秋霽天無纖雲斯氣也自卯至酉而後銷散烟中  
隱隱如有物上下觀者如堵竟不能諭粵二年燼滅於  
賊燧

御覽闕史卷下

政和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敘云甲辰歲編  
次蓋唐僖宗中和四年也而其間已有書僖號者或  
後人追改之彥休敘事頗可觀但過爲緣飾殊有銑  
谿虬戶體此其贅云次年三月七日再閱一過黃伯  
思書

參寥子者高彥休乾符中人也衆傳之本出余余得  
之丈人太僕李公公得之海虞錢允言家祝允明記

之夫八天對字公必守之而後發之

多與于清尚志於操中入世與世之末出余余

思

保加可謂也其贊云六平三月十日再臨一

以人出如生志於海國可謂曰國然海國有

大書與對宗中味四平也而其間曰有書對

此中二平然其情與平共與也

